

元杂剧动词重叠短时体探讨^{*}

王 琴 汪芳启

【提 要】元杂剧中单音节动词重叠方式比较丰富,有“V V”、“V—V”和“V V O”、“V O—V”、“V—V O”等。主要语法意义是表“时短量小”,其表达功能与重叠式的时间特征有密切关系,因其体裁特点,元杂剧表未然动作的重叠式占优势。“V V”与“V—V”的语用价值也有不同,“V V”比较自由,“V—V”比较郑重。能够重叠的动词语义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动词重叠 短时体 方式 表达功能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09) 06—0101—06

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曲以其特殊的艺术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同时在汉语发展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宋元时期,多个少数民族相继入主北方乃至中原,绵延几百年,影响所及,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风俗习惯都产生了一些新特点,而语言所受的影响则更为显著,这些在元曲中都有显著的反映。元曲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学者们早已作了深入细致和多侧面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元曲的语言研究尚显不足。事实上,对元曲的语言学界的探讨并不缺乏,但大多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分析其语言的通俗浅易、明白晓畅的风格,而缺乏从语言专业的角度深入细致的探讨。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即从语言的角度赞元人杂剧“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①在其“元剧之文章”一节中更对元剧之语言作了细致分析,认为“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

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②从王国维所列的大量例证可见,其所谓“形容事物”之“俗语”及“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语言,是指大量的叠词运用,而王氏所列的叠词多为形容词、名词、拟声词等,事实上,形容词、名词的重叠在诗词中并不罕见,只是元曲所用更多、更口语化,而对另一诗词中极少使用但在元杂剧中却应用较多的动词重叠,却不独王国维,其他人也很少注意,而动词的重叠对于语言的口语化、通俗生动所取得作用更大。所以,本文从元杂剧动词的重叠形式入手,对其表现方式及表达功能作一些探讨,可以从中解析元杂剧语言的口语化特点,及其对现代汉语口语的影响。

^{*}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皖北文化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阜阳方言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批号2008sk385zd)和安徽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元代文学”研究成果。

^{①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见《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164页。

一、元杂剧动词重叠的表现方式

李炎考察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大宋宣和遗事》等几部作品后认为,元代动词重叠的句式是比较少的,而且这几部作品没有出现“V V”句式,没有出现动词重叠结构中动词带“儿”的情况。^①但仅从我们对元杂剧的考察来看,李炎的结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元杂剧中动词重叠的句式并不少见,单音节动词重叠是主要格式;重叠的方式也很丰富,重叠后有的带宾语,有的还带“儿”尾。下面我们以单音节动词重叠为主加以考察。

(一) 重叠不带宾语

有两种:“V V”和“V — V”。

1. V V 式

现代汉语中V V式是最常见的一种动词重叠格式,在元杂剧中这类格式虽不多见,但也有若干。现举几例:

①好波,我跟奶奶去看看(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第二折)。

②我脱了这衣服,我自家扭扭干(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雨夜雨》第四折)。

③我待要街上觑觑。老院公领我出门,来到那十字大路(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第四折)。

例②还带有补语“干”。此外,也有少量双音节动词用于这一格式的:

④你嫂嫂年纪小,孩儿娇痴,你勤勤的照觑照觑(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第二折)。

⑤你也打扮打扮,似这般蓬头垢面,着人笑你也(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第二折)。

双音节动词开始重叠,是这种格式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2. V — V 式

一般认为,“V — V”出现得比“V V”早。从数量上来看,元杂剧中“V — V”占有优势地位,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如:

①等不的散了,只索再到西宫看一看去(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第二折)。

②我则往坟外拜一拜罢(萧德祥《杨氏女

杀狗劝夫》第一折)。

③我断不下来,请你来替我断一断(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第三折)。

④天色喧热,就在这柳阴直下歇一歇(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二折)。

以上是单音节动词,元杂剧中偶发现有双音节动词出现在这一格式中的:

⑤好不华盛,我与大嫂也去赏玩一赏玩(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第二折)。

通常认为,其中的“—V”是从动量变来的,“—V”表示较少的动量,与短时意义比较接近。

单音节动词出现在“—V”中,有时不太容易判别是短时还是动量,而双音节动词出现在这一格式,则不应该看作动量。“V — V”从单音节发展到双音节,动量意味逐渐减弱。^②

(二) 重叠带宾语

元杂剧动词重叠可带宾语,宾语有的中置,有的后置,具体有三种形式:“V V O”、“V O — V”和“V — V O”。

1. V V O 式

这种格式可看作是V V式的扩展,动词重叠以后带上了宾语。如:

①小二哥,我和你两个算算酒钱(无名氏《朱砂担滴水浮沤记》第一折)。

②哥哥,说的话多了,且养养精神者(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第二折)。

③好大雨也,来到这五道将军庙躲躲雨咱(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第一折)。

④等那货郎儿过来,你买些胭脂粉搽搽脸(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第二折)。

⑤我如今不免扶持出来,看看他气色(无名氏《包龙图智赚合同义字》第一折)。

这种格式中的宾语均是指物名词,虽有指人体某部位或某方面的,但无指人名词,也无人称代词。元杂剧尚未发现双音节动词进入这一格式。

① 李炎:《〈醒世姻缘传〉及明清句法结构历时演变的定量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② 章一鸣:《元曲动词尝试态初探》,《电大教学》1998年第6期。

2. V O — V 式

这种格式宾语在“—V”之前。元曲这一格式中的“—V”兼有动量和尝试的意味。如：

①我向前望那生一望咱（郑光祖《佘梅香骗翰林风月》第四折）。

②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三折）。

③等我一等，我张千也来送柳先生（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第一折）。

④你是他的亲娘舅，你便抱他一抱，打甚么不紧（高茂卿《翠红乡儿女两团圆》第二折）。

⑤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第三折）。

例⑤连用5个“V O — V”格式。元杂剧中还发现有双音节动词如此用法的，如：

⑥你若圆成了我呵，重重的相谢你。你可作成我一作成（无名氏《玉清庵错送鸳鸯被》第一折）。这种格式中的宾语均是指人名词或人称代词。

3. V — V O 式

这种形式中的宾语在整个“V — V”之后，元杂剧中这种形式远少于“V O — V”。这里的“—V”重叠色彩更浓，完全是个半虚化成分。如：

①你过去谢一谢那相公去（张国宾《相国寺公孙汗衫》第三折）。

②不动一动手也不中（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第三折）。

③我且入的这庙来，避一避雨咱（无名氏《朱砂担滴水浮沤记》第二折）。

④你是个年小个女娘家，你可梳一梳头（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第二折）。

⑤你两个到得家中。算一算帐：你得了多少？我得了多少？（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第二折）

这种格式中的宾语大多为指物名词，仅有少数指人名词，无一例人称代词。宾语一般都较简单，没有发现双音节动词进入这一格式的。

动词重叠带宾语，宾语是中置还是后置与其语法性质有直接关系，人称代词、指人名词

一般中置不后置，指物名词一般后置不中置。就语法位置分布来说，人称代词、指人名词和指物名词在宾语的位置上形成对立。

(三) 动词重叠带“儿”尾

动词重叠带“儿”，分不带宾语和带宾语两种情况：“V — V 儿”和“V O — V 儿”。

1. V — V 儿式

①你们且进来避一避儿（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二折）。

②哥，你那衣服借与我使一使儿（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

③他来时要打我，婶子劝一劝儿（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第三折）。

④父亲，着船家将这船，略住一住儿咱（无名氏《冯玉兰夜月泣江舟》第二折）。

⑤我是元帅的亲婶子，待我过去告一告儿（李直夫《便宜行事虎头牌》第三折）。

元杂剧动词重叠带“儿”尾大多是这种形式，可能是受到当时口语中“儿”尾普遍运用的影响，在“V — V”的基础上产生了这种形式。

2. V O — V 儿式

元杂剧中这种形式比较少，仅有几例。如：

①你也等我一等儿波（张国宾《薛仁贵荣归故里》第三折）。

②行钱，是必提我一提儿（刘君锡《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楔子）。

③姐姐，你也忒急性，你再等这秀才一等儿（无名氏《王月英元夜留鞋记》第二折）。

④娄青哥哥，你还送我一送儿去，我有些怕鬼（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第四折）。

这几例宾语均指人，没有发现指物的。从元杂剧动词重叠所带的“儿”尾看，“儿”应属构形的“儿”尾，因为它在元杂剧中既没有构成另一个新词，也没有改变动词的词性，只是附加于动词重叠形式之后，使动词重叠具有一种表量小时短且轻松化的作用。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说：“若要加倍表示时间之短，可加‘儿’字于动词之后。如：不过觉得身子略软些，睡睡儿就起来了（《红楼梦》）”。^①

①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8页。

元代动词重叠格式的发展和“儿”尾的普遍运用,使动词重叠式加“儿”尾得以出现并在元杂剧中使用,但数量尚少。而且从动词重叠加“儿”尾的情况来看,元代应该是处于动词重叠加“儿”尾的初期发展阶段,格式少,用例也不多。^①

二、元杂剧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

动词重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历史上来看,唐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发现动词重叠的例子,说明动词重叠作为一种语法形式还没有确立起来。唐代偶尔会出现不带宾语的动词重叠式,宋代动词重叠的例子还是很少,而到了元代,动词重叠形式数量大增,重叠方式渐趋多样。

动词重叠属于一种典型的口语现象,口语中可以重叠的动词多;口语中常用的动词多是单音节的,单音节动词可以重叠的多。^② 元代的重叠格式发展到明代以后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明代以前,动词重叠“V—V”格式占优势;明代,“V V”和“V—V”格式处于胶着状态;明末清初以后,“V V”格式占据主流地位,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 动词重叠的基本意义

动词重叠究竟表示什么样的语法意义,众说纷纭,但大多数语法学家认为动词重叠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短或进行的次数少,其基本语法意义是一种短时意义,动词重叠本身也是一种“体”。

对于短时体,各家的说法不同,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称为“短时貌”(“貌”即“体”):凡表示时间极短者叫短时貌,用动词重叠起来。如:

我说必要给你争争气才罢。(《红楼梦》)
传大夫都来瞧瞧,也得个主意。(《红楼梦》)

由时间短可以生出“稍”、“略”的意思(“争争气”等于“稍争气”)和“尝试”的意思(试瞧瞧),但最初的意义总是表示时间短,因为两个动词的中间本来是有“一”字的。^③ 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称为“短时相”,认为有许多动作实在不大分得出次数(因此只有

“一”,没有“两”),用定量的说法往往有暂时或轻微之意,可称为“短时相”。如:

你也等我歇歇儿再说呀。

有时又可有尝试之意,可称为“尝试相”。如:

你们俩白想想,我这话虑的是不是?
(《儿女英雄传》)

“尝试相”限于未完成的动作,既成的动作就只能仍然并入“短时相”。^④

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中称为“尝试态”,动词的重叠部分念轻声。如:看·看,想·想。^⑤

朱德熙的《语法讲义》认为动词重叠式表示动作的量。动作的量可以从动作延续的时间长短来看,也可以从动作反复次数的多少来看,前者叫做时量,后者叫做动量。动词重叠式兼表时量和动量,除了表示时量短之外,有时表示动量小。如:

他退休以后,平常看看书,下下棋,
和老朋友聊聊天,倒也不寂寞。(时量)

“看看书,下下棋”都表示时量短,等于说“看会儿书”,“下会儿棋”。

我该去理理发了。(动量)

“理理发”不表示时量短,而表示动量小,不是说“理会儿发”,而是说“理一次发”。这种重叠式常常表示尝试,如:

① 唐韵:《〈元曲选〉宾白动词重叠式中宾语的位置及‘儿’尾的问题》,《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② 刘月华:《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

③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8页。

④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2页。

⑤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8页。

这顶帽子太小了，你戴戴看。^①

综合各家观点，我们认为：动词重叠的基本意义是表示时短或量少，而尝试等其他义是派生的语用意义。

从元杂剧的用例来说，单音节动词重叠其语法意义也是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短或进行的次数少，这些基本意义在具体的语境中会派生出不同的语用意义。

（二）元杂剧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

1. 动词重叠与“已然”、“未然”

“已然”与“未然”是着眼于动作行为的起始点划分出的时态系统，这组时间概念对动词重叠式相当重要。“常然”可以表示过去惯常性的动作、行为，也可以表示现在和将来惯常性的动作、行为，但就语法特点来看，“常然”与“未然”是非常接近的，^② 因此本文将“常然”归入“未然”中。

从上文元杂剧例句来看，动词重叠表未然动作的占绝大多数，表已然的频率很低，这和元杂剧的体裁特点有直接关系。元杂剧是表演的剧本，要适合舞台表演的特点，杂剧中的人物除了“唱”、“做”以外，道白、对话也很多。就道白来说，人物要进行的动作或动作代表什么意思，都要表白出来让观众知道，因此人物往往是先说后做，或边说边做，这就使杂剧中的动词及其重叠形式就以未然居多。就对话来看，人物对对方的要求、命令、劝说等，大多通过话语——祈使句表达出来，祈使的动作行为一般也是未然的。上述两方面决定了元杂剧未然动作重叠式居多的语言实际。^③ 表未然动作的动词重叠其表达功能主要是缓和语气，这与动词重叠的主要语法意义“时短量小”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说话人用时短量小的动词重叠方式表达请求或命令，这样对方易于接受，这也是汉语中委婉、有礼貌表示请求或命令的重要手段。

表已然动作的动词重叠主要用于叙述性文字或对人物动作的描写，其表达功能主要是使所叙述或描写的动作行为更生动、更具动态化。

2. “V V”与“V—V”的语用差别

有的研究者认为表时短量小的动词重叠式是由“V—V”省略“—”造成的，是“V—V”语法化的结果。元杂剧中，“V—V”占绝对优

势，这和动词重叠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V—V”在宋代的语言材料中就可见到，而大量使用是在元代，其省略形式“V V”在较确定的元代语言材料中也已出现。就元杂剧用例来说，“V V”与“V—V”是同义句式，把“V V”换成“V—V”，或把“V—V”换成“V V”未尝不可，这两种重叠形式在表示时量短暂和分量轻量化上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它们的细微差别，除了在句法格局和语义关系两个方面反映出某些倾向性，主要表现为在说话的口气上有不同的语用价值：“V V”是自由式，“V—V”是郑重式。^④ 用“V V”，显得更自由、更随意，如上例中“看看、扭扭、觑觑、算算酒钱、养养精神、躲躲雨、搽搽脸”等，或是随口说出来的提醒性的话，或是希望有关的人随意做某事。而用“V—V”，则有对某种短暂行为作特意强调的意思，需要郑重认真作某事，马虎随便不得，如上例中拜一拜、断一断、歇一歇、望那生一望、救妾身一救、等我一等、抱他一抱、谢一谢那相公、动一动手、避一避雨、梳一梳头、算一算帐等，绝非不经意的行为。

从“V—V”到“V V”语用价值的改变也和汉语从文言逐渐向白话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由于“V V”较之于“V—V”自由随意，若非郑重、需要特意强调的场合不会使用“V—V”，因此“V V”的使用频率逐渐超过“V—V”，成为今天动词重叠的主流形式，这也符合语言发展经济化的要求。而且“V—V儿”与“V O—V儿”式在元代出现，也使得“V—V”这种郑重的句式更加口语和轻松化。

3. 可重叠动词的语义特点

一个动词是否可以重叠，重叠能力是强是弱，归根结底取决于动词本身的语义性质。语言环境不同，表达功能不同，可重叠的动词也不同。^⑤ 上述

①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6～67页。

② 李宇明：《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

③ 唐韵：《〈元曲选〉宾白动词重叠式中宾语的位置及‘儿’尾的问题》，《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④ 邢福义：《说“V—V”》，《中国语文》2000年第5期。

⑤ 刘月华：《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

出现在元杂剧中可重叠的动词都是动作动词,如单音节动词看、扭、觑、拜、断、歇、算、养、躲、搽、望、救、等、抱、谢、动、避、梳、使、劝、住、告、提、送以及双音节动词照顾、打扮、赏玩、作成等,皆是动作动词,这和动词重叠表示短时少量的语义是紧密相联的。短时,意味着在时间上也有一个小的延续过程,因此可以归为一种持续。但既然是短时,就有开端和结尾,两头都有界限,动词重叠所表示的短时是有界的,是两头有界封闭的持续情况,因此,关系、趋向、心理状态、变化等非动作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但也并非所有的动作动词都能重叠,上述能够重叠的动作动词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些动词表示的动作是可以持续或反复进行的,这样才有持续时间及动作次数的问题,非持续性或一般不能反复进行的动作动词往往也不能重叠。二是这些动词都是自主动词,表示的动作主观上可以控制,如果是非自主动词,表示的动作主观上控制不了的动词一般也不能重叠。正因为动词重叠表示的是自主动作,使用它可以收到特殊的修辞效果。

可以重叠的动词数目尽管不少,但元杂剧中真正重叠使用的动词并不多,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看、望、歇、算等,大多都是表示人体动作的,这正说明元代动词重叠尚处于发展阶段。一般认为,动词重叠出现于唐宋时期,而动词重叠格式的完备直到明代后期才完成,这期间经历了几百年时间。元代虽然比较短暂,在汉语发展史上却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动词重叠短时体的发展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元杂

剧用动词重叠形式来表示“短时体”,是汉语发展过程中一段值得注意的历程。

作为一种刚刚产生的口语现象,在元代的杂剧创作中,就已经有了较多的应用,充分说明了元代杂剧作家使用口语创作的自觉性。元曲语言极具口语化,达意传神,自然异常,对元剧“文字之自然”,成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因素。^①臧晋叔《元曲选·序》说:“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采诸乐府,而粗者杂以方言。”^②正因此,王国维认为“曲中多用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③对元曲俗语的词汇辑释已有多部专书,但语法角度的分析很少,本文虽仅从元杂剧动词重叠短时体表现形式及表达功能方面作些探讨,但对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元杂剧的语言特征不无作用。从语言发展的角度说,也可窥见汉语书面语从文言走向白话的开端。

本文作者:王琴是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汪芳启是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马光

①③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61、167 页。

② 臧晋叔:《元曲选·序》,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Exploration on the Verb Overlaps Short-time Body in Yuan Miscellaneous Operas

Wang Qin Wang Fangqi

Abstract: In Yuan miscellaneous operas, monosyllabic verbs such as “V V”, “V-V” and “V V O”, “V O-V”, “V-V O” is quite rich. The main grammatical meaning refers to “shi duan liang xiao”, its expressive fun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verlap of time. Because of its literature style characteristics, the unfinished behaviors in Yuan miscellaneous operas take advantages. The language value of “V V” and “V-V” are also different, “V V” is quite free, while “V-V” is quite serious. There also some limitation of semantics in overlapping verbs.

Key words: the verb overlaps; short-time body; pattern; expressive function